

“史上最凶残莫卧儿皇帝”的去妖魔化

严奕飞

奥朗哲布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随着作者深入细致的挖掘而立体、饱满起来。大量“重见天日”的细节或许会加深人们对这位皇帝的好奇：比如晚年的他为何如此费力不讨好地发动对德干高原旷日持久的征讨？在宁愿偏爱孙子和贵族大臣也不愿意相信任何一位儿子具备帝王相之前，他是以怎样的脾性和方式参与或见证了儿子们的成长？又是怎样的相处让他认定儿子们难成大器？

暴虐皇帝的“黑历史”

奥朗哲布·阿拉姆吉尔（Aurangzeb Alamgir, 1658/1659—1707年在位）无疑是莫卧儿帝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皇帝：先是弑兄囚父地攫取王位，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又损毁了不少印度教神庙、迫害印度教徒、问斩锡克教宗教领袖……

我第一次听到试图替这位皇帝说好话的，却正是从一位锡克教徒这儿。德高望重的印度国民“段子手”库什望特·辛格（Khushwant Singh, 1915—2014）老爷子在其历史小说《德里》中腾出了一整个章节

给奥朗哲布。在这之前，还不动声色地抖了一个历史的“包袱”：“你从未听说过这位奥朗哲布还支持过印度教和锡克教寺庙的修建吧。”

作为莫卧儿历史的门外汉，我当时的想法是：对哦，好像确实也没人这么告诉过我。

对这位皇帝的不假思索、不打一处来的怒气从未偃息，在现如今的印度更是风波再起：2015年，经过以印度人民党（BJP）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遗余力的奔走，德里市中心“地王”级别的“奥朗哲布路”终于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为纪念彼时刚去世不久的第十一任总统、科学泰斗卡拉姆博士的“Dr. APJ Abdul Kalam Road”。路名因被纪念者的名字变长而“增肥”了整整五个音节。至于这一变动给国内外路人在解释交通时造成的不便，德里市政公

司才不管呢！据说这趟“改头换面”是市政公司员工在月黑风高的大半夜里完成的。而对奥朗哲布作为暴君、盲信者（bigot）及宗教狂热分子的口诛笔伐，更是早在七十多年前尼赫鲁发表《印度的发现》时便开始了。

另一种路数的批评者则对三皇子奥朗哲布与大皇子达拉·希克（Dara Shikoh）惨烈的皇位争夺战耿耿于怀。他们带着满满的历史乡愁，打包票似地祭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设：要是当时获胜的是对印度教有更多同情和偏爱的达拉，次大陆那充满宗教矛盾的现代史一定就此改写。

“印度教徒迫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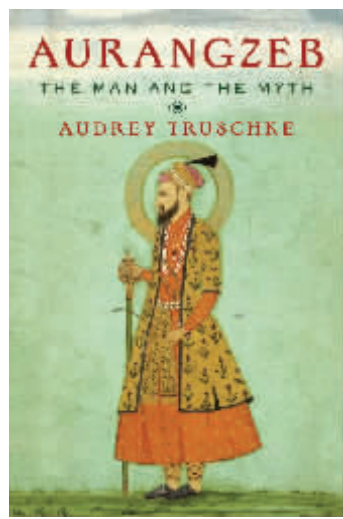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奥德里·特鲁什克（Audrey Truschke）对这位极具争议的皇帝生平的历史还原，便再及时不过。

Aurangzeb: The Man and the Myth（《奥朗哲布：真人与迷思》）是一部篇幅短小的通俗历史读物。章节基本沿奥朗哲布的生平展开，平铺直叙，语言上也无多少惊艳之处。但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回到历史本身，挖掘出颇有说服力的证据，掷地有声地完成了对“史上最凶残莫卧儿皇帝”的去妖魔化。

比如，针对“印度教徒迫害者”的指控，作者指出，“印度教徒”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身份；当时的身份认同往往围绕更为细小的区域或种姓来展开，如拉吉普特人、马拉特人、婆罗门或毗湿奴信徒（Vaishnava）。由此，将针对某些印度教族群的个体行为泛化成针对整个“印度教徒”群体的行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何况除了印度教徒，奥朗哲布继位



奥德里·特鲁什克和她的《奥朗哲布：真人与迷思》（Penguin Random House India, 2017）



前后也屠杀或迫害过不少穆斯林。而反观印度教内部，正因为统一身份认同的缺乏及对宗教形象所蕴含的政治能量的充分认识，早在莫卧儿之前，次大陆的各印度教王朝自7世纪起也会盗毁不同教派的神像或摧毁对方的庙宇。

类似地，莫卧儿的行政官僚及贵族体系（mansab）也并非由穆斯林所独享。而奥朗哲布对印度教贵族的提拔，更可谓莫卧儿前期之最：从阿克巴到沙贾汗乃至奥朗哲布治下的最初十年（1658—1679），莫卧儿贵族里的印度教徒比例稳定在20%出头。另一本讲述阿格拉历史与现状的著作《在泰姬陵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Taj*）中也提到，莫卧儿帝国有大量顶级税收官员不是巴尼亚就是婆罗门印度教徒。但在1679年至1707年期间，这一比例上升了近50%，达到31.6%。尽管作者暗示这一比例的飙升很可能是用来招安马拉特人的权宜之计，但至少可以看出，“宗教”绝非这位皇帝决定“厚”某一“此”而“薄”某一“彼”的唯一、乃至主要因素。

奥朗哲布对待印度教寺庙的态度亦十分类似。关于他在位期间损毁的印度教庙宇的数量，在一片模糊的历史记载中，目前能给出的最精确的猜测是十几座，且多集中在北印地区——换言之，奥朗哲布后期在与其纠缠万千的德干地

区，并未采取类似的严厉措施。此外，也有旁证（波斯语著作 *Maasir-i Alamgiri*）间接说明损毁印度教寺庙之事发生得并不频繁。更重要的是，现有资料显示，损毁寺庙的原因大多是由于它们所对应的宗教人物卷入了某些挑战国家权威和帝国稳定的政治活动。类似地，无论是波斯语还是锡克教的历史材料都记载，奥朗哲布是把锡克教第九代领袖德格·巴哈杜尔（ninth Nanak Guru Tegh Bahadur, 1621—1675）的军事行动当作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来定性的。

跛脚的正义观

这些事例也被用来佐证作者在本书一开始即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大部分时候，奥朗哲布采取行动的出发点，皆源自其对所谓“正义”的追求。

波斯语经典中所传授的正义包括政治操行（akhlaq）与伦理操行（adab）两部分。至于皇帝本人对此“正义”作何理解，书中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在具体案例中加以呈现。除了上文提到的保护与摧毁寺庙的分野，他对“正义”的希冀还包括一群正直不腐败



奥朗哲布攻下奥尔恰（Abdul Hamid Lahori, 1635）